

# 卷六

## 弘明集卷第一

牟子理惑論 三十七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牟子理惑論 一六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

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

而天下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

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

辟世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

經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

楊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

十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書名 弘明集十四卷 寬永十四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 釋 僧佑 輯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 釋家 雜著  
索書號 貴重- 61  
編號 C6563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56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6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弘明集十四卷 寬永十四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集

弘明集卷一

二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3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弘明集卷第六

梁釋僧祐撰

集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顒難張長史融門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釋駁論

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有東京





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  
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像所  
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群有非常情  
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  
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  
美云若染清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  
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  
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  
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  
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  
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  
諸沙門通非其才群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

涇渭渾波泥若薰蕕同篋若源清則津流應  
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  
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  
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  
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  
沙門旣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  
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飭守清節之禁研心唯  
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  
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  
然無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之鄙近  
至於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  
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覓利或矜恃醫



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或占相  
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或聚  
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斯  
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  
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  
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  
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  
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愚俗一則  
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之殃修善  
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則  
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  
強切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  
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餽饈之甘寺廟極壯麗  
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  
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  
像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  
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  
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  
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  
暫悟永去其滯矣

主人答

主人憮然有聞慨尔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  
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  
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



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求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噉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宛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糝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重而沙門視之如糝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白塗乖此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嘆才之爲難信矣周号多士亂且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悒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凶悞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縉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剥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惑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鴉梟食母寧有是乎客荅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



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過  
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  
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  
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  
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咎宇宙雖曠莫知  
所厝又云踈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  
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  
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  
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  
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  
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  
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  
得已故蝮虺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  
存者大雖營一己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  
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  
域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  
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  
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之君平卜  
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  
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  
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  
沙門之中迹超諸之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  
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筭計而未嘗致  
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



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  
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  
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  
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  
標時望或翹楚曠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  
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  
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  
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玆綸玄塗長遠  
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  
釋之重蔑若糝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  
一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  
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  
別不可以管蔡之豐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  
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  
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  
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  
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  
魏國大治庾桑善誨而堰壘歸仁沙門在世  
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  
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  
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  
般若辨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  
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



兼練神明精麗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  
矣昔李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  
年豐委積物無疵癘非益謂何

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  
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  
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  
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覓  
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  
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  
遊俠之論興韓非彈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  
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  
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

化不使基穎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  
之客甫欲大翦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  
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峻術  
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  
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  
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  
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  
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  
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  
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  
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



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溥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餽饈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饒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已之功德耳

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飭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慧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旣自飲毒復欲鴆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弘劫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

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



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綱以籠群  
隽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  
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  
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  
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  
壽當共擊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  
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恠太  
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偽辨亂真大聖之  
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真希  
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  
能津梁頽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

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整灑則九州  
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  
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  
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  
方外之真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  
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  
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  
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  
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  
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  
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



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帳然自失良久  
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  
性立理不為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  
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  
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豁  
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  
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

道士有為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明徵君

僧紹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  
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  
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

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  
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  
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

焉

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

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  
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  
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  
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  
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  
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  
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為



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以為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

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覩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

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



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  
沖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畢孰乖聖  
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縉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群夷  
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汙襲異道  
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顓孫膺訓  
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  
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  
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既變致遠有  
節舟車之譬得無翻乎而刻舩守株固以兩  
見所歸

論曰下弃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  
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  
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  
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  
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  
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  
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粥於凡觀豈  
期本理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号正真道稱正  
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



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譬非而澤大道  
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倍慢欲  
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  
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  
丹食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  
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  
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乘老莊立言  
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  
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  
惑世符咒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  
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  
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今真妄渾流希悟  
者永惑莫之能辨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  
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  
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  
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無爲本柔弱  
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  
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而歎  
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  
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  
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  
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竒之者有之而言理



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  
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  
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  
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  
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  
竒尚而固守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  
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  
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  
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孱而橫慕以妄  
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  
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  
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

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  
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印也是  
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  
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  
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  
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  
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  
駭竒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  
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  
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及  
流而邈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沈慮之



得其將在茲

張融門律 周剡顯難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  
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  
猶樂之不訟不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  
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  
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  
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  
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  
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  
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  
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

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  
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  
亦魂留幾氣沉驚舟失施於空壑山足無絆  
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  
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  
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荅張書并問張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顥頓首懋製來班  
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  
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  
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  
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又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旣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



一物爲鴻耳駸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  
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  
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  
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泐教而見  
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日擊儒墨閭閻從來  
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  
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  
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  
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位儒安在  
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旣欲精探彼  
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重與周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旣化極  
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  
荒沒平生所困橫膺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  
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  
魄申陰數感卜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  
竒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折旣赴所志今  
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  
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



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駁動識用沈藹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返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因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畧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



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  
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  
分應物難合今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  
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  
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  
風畫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  
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  
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  
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  
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  
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

荅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  
不復荅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荅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  
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  
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  
興未能聽訟也

荅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泐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竒即可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靜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翻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無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遠晷掩天



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鄉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重谷書并周重問

周顛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畱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駁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釋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如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王何舊說皆云老不及



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  
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  
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  
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  
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爍火宜廢無餘旣說衆  
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  
火與日月通源旣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  
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  
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  
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  
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  
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  
氏之與釋家

又曰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  
聞也

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  
融然自道也

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畧空虛無誠  
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  
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  
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



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氏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贍餘慮惟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荅

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日擊道斯存

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鳧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為公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為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置空則法性為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尔不同我吾與尔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翻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翻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



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翻於四果猶勤集於佛  
教翻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  
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  
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  
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  
及想釋本多暇幸慧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位意理  
在初審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折夷夏論謝鎮之 謝鎮之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辨擢一源詳據二

典清辭斐曄官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  
吾不涯管昧竭闕幽宗苦不思探曠無階豪  
糴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  
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  
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  
辭例蓋似均也未譏翦華廢祀亦猶虫誼鳥  
聒非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  
老莊以棄教明荃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  
也且虫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  
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  
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群近而徵之七  
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



九服攸敷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闍浮提也但又迷生死隨染俗流蹙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沉濟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末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

未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鐘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氈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响允報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飭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輿籍三藏



四含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吸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覺寤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求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舩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虫迹爲蒼文餌螿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辨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十峙並立其析



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  
魔弼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  
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  
效哉

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  
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棊弈敷佛弥過  
精旨踰昧失饒櫃賀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  
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  
虫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  
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荅云存乎周易  
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  
為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  
標大歸然警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譁儻  
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與形  
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爰皇  
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  
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矇僮  
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妣慾淪波觸  
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  
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  
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  
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  
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



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  
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  
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  
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  
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  
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  
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  
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  
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  
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  
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  
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踈兩  
汲精踈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  
規易准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  
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  
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探撮法華制用尤拙  
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  
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  
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遣有遣有爲懷靈  
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  
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  
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  
至今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  
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



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  
教之筌耶敬尋所辨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  
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頌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  
衆星兮哲哲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  
夫輪擗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  
悟增上驚兮遠逝下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  
楚厲良芻蔑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集

駁必角剡時染折先擊猥烏每眩音憤憤惋粉  
反下紆澡俗依樊煩音操俗作井音涇涇涇涇涇  
貫反下紆澡俗依樊煩音操俗作井音涇涇涇涇涇

薰蕪下音兄云反穎余領鍾直進邕紆容墾音懇  
醫字詭過委抵音旨憐許業伺相寺餽饌上戶

善下音憮武音咄反丁膏實求位嗽音變力轉徒所  
反岐逕敬音其凱反苦改翹渠搖悞皮力駢思營

縉紳音進申礫音曆鷓下尺脂反哺音步遏於  
反縉紳合用搢礫音鷓下尺脂反哺音步遏於

反縉紳合用搢礫音鷓下尺脂反哺音步遏於

反縉紳合用搢礫音鷓下尺脂反哺音步遏於

偶音賈古音灌疏音貫筮音逝輟竹劣覈音胡隔甄居  
反豐許近蝨俗作股音古垠壘上烏每反銓七

反豐許近蝨俗作股音古垠壘上烏每反銓七

反豐許近蝨俗作股音古垠壘上烏每反銓七

反豐許近蝨俗作股音古垠壘上烏每反銓七

反豐許近蝨俗作股音古垠壘上烏每反銓七

反豐許近蝨俗作股音古垠壘上烏每反銓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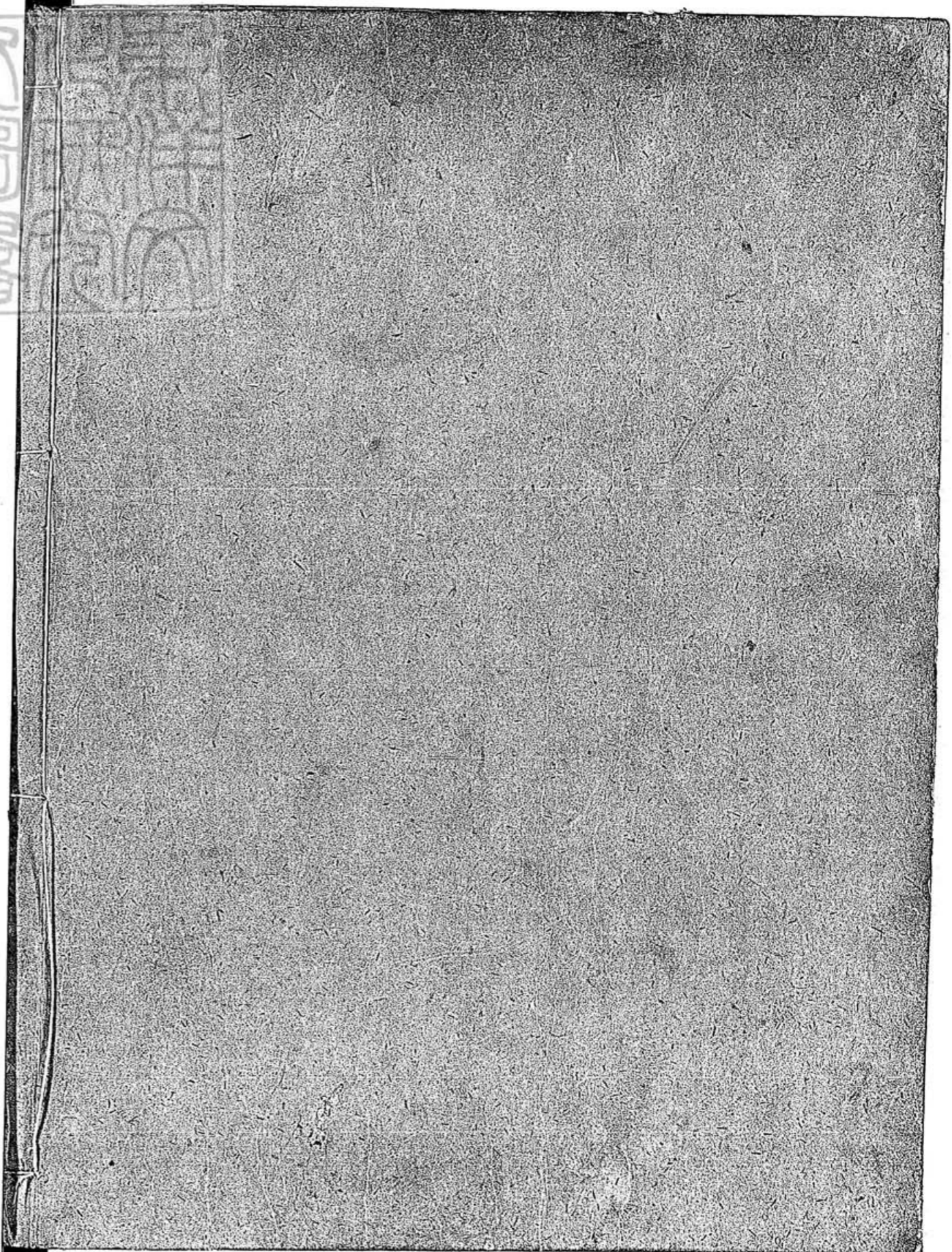
反豐許近蝨俗作股音古垠壘上烏每反銓七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